

苹果树的故事

□任长明

童年的院子里还没有院墙,有十来棵树。苹果树就长在院子正中偏西的地上。青石围成一个半径一米多的圆,是树坑的池沿,也是我们在树荫下吃饭、攀谈、纳凉的坐具。

靠近厨房的一侧,有一块稍大稍高点的石头,相对平展,就像一张实心石桌。小时候,我常把青绿色的塑料饭碗搁在上面,坐在另一块石头上吃饭。鸡群围在我左右,磕头似的在地上找吃的,大红公鸡在外围挺着脖子“咕咕咕”“咕咕咕”地叫,仿佛在助阵。无论我怎么驱赶,它们也只是跳几步、闪一闪,然后又围过来。母亲叫我把碗端在手上,催我快吃。没过一会儿,鸡群果然悻悻然踱步而去,公鸡则“喔喔喔”地边叫边飞到小平房上去了。

大概每年四五月份,院子里的苹果树几乎在一夜间开满了白里透红的小花,像千万个小喇叭,宣告春天真的回来了。也几乎在同一时间,仿佛村子里所有的蜜蜂和蝴蝶都被召唤来了,在花间穿梭忙碌。熠熠的阳光照耀下,院子里嗡嗡嘤嘤的低语,与淡淡的香气辉映,就像一曲童话般明艳灵动的交响。整个院子,浸在花香里,浸在音乐里,浸在阳光里。

这是我成年后的感觉,或者说是想象。也许那时确实曾匆匆瞥过一眼——不过是果树开花而已,年幼的我们哪里懂得欣赏——只有花、不结果子的苹果树,和院子里的杨树、槐树没什么两样。稍有空闲,我和弟弟们总是蹲在院子的空地上弹玻璃球、扇四角、打索。尽管地势并不平整,但比的就是弹球的准头和力度。那些玻璃球从我们的食指和拇指间飞出,有的掉进“茅坑”,等待拯救;有的划出一道透亮的弧线,落在远处。阳光透过苹果树枝叶的缝隙漏下来,形成一个一个晃动的光圈,照在晶莹的玻璃球上,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。这光芒也许曾映照过在春风里摇曳的苹果花,但它确实实实在在地照亮了我们的整个童年。

真正开始留意,已是青绿色的小果子缀满枝头的夏日。它们挤挤挨挨地掩映在绿叶中,那蒙在果子上的白色“绒毛”,那果子上翘起的小嘴,都令我们怦然心动。从此,心里就多了些念想。每次抬头,总会看好几眼。每次看见,都确信果子长大了一点,细看却又总是感觉它们一点也没长。几声蝉鸣响过,苹果终于长大了,一个个肉墩墩的、小拳头般的果实挂满枝头。草绿色的果皮上散布着细小的白色斑点,青涩而朴拙。未经世事的我们,常常望向这满树的青苹果。对望中,蝉鸣声声,流年似水。

一阵尖锐而嘹亮的鸟鸣从大槐树上传来,将中午的时光拖得更加绵长难熬。即使有微风吹拂,鸟鸣也只是短暂地停一下,随即又在窑顶上扒



着地响起。我躺在炕上,辗转反侧,毫无睡意。父亲侧着身,闭着眼,哼出一声“不睡了,出去”。我如释重负,溜下炕沿。母亲跟出来,帮我扶稳下地窖的桃木“梯子”,见我一脚一脚踩着树杈下到窖底,轻声补一句,“不要误了上学”。

窖底阴暗潮湿,一线阳光从窗口射下来,形成一个月牙儿似的光斑。那道亮晃晃的光柱里,微尘飞扬,甚至还漾着淡淡的果香。山药堆在窖底凹进去的一个猫耳洞里,筷子般粗细的芽条从覆土中钻出来,有的匍匐在地,缠绕在一起;有的像银色的小蛇,蜿蜒着攀在墙壁上。我拂去浮土,拿起一个山药,用力掰掉冒出来的芽条,再把它们另起一堆、重新码好。这些干瘪发皱的山药,还将是我们家在新菜蔬未成熟之前的主要吃食。

顺着桃木树杈爬上来,停在窗口,听到父亲的鼾声从正窑的竹帘里透出来。我蹑手蹑脚地绕到苹果树西侧,父亲看不到的地方,一脚踩在石头上,不管三七二十一,揪下一个苹果,快步走出院子。苹果并未成熟,果皮青绿毫无光泽,果肉坚硬而酸涩,像极了那个未经世事的少年。在物资匮乏、生活单调的年月,满树的青果像星星一样,照亮了无数黯淡的日子,满院的果香滋养了我们成成熟的期盼!

蝉鸣越来越长,气势却逐渐减弱,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,几场雨过后,风里带了些不易察觉的微凉。院子里的苹果树枝繁叶茂、果实累累,一嘟噜一嘟噜的苹果高高地挂在枝头,青涩褪尽,泛起了红光。我和弟弟们很少再背着大人摘果子了,况且够得着的苹果早已被我们偷偷摘完了。

下雨的院子,是最热闹的。雨点打在苹果树上,打在院子里石砌小路的水洼里,激起一个一个小水泡,有的很快破了,新的水泡又不断涌现,像无数透明的小伞明明灭灭。雨不太大,但足够让父母稍稍停下忙碌的脚步,偷得半日清闲。我们也几乎没了去处。祖母招呼我们用象棋的棋子玩游戏,按大小等级,像玩扑克牌一样取牌,出牌比大小。她深谙其道,常常在最后关头,出其不意地用一对哪怕只是“兵”或“卒”的棋子,吃掉我们手里的“将”或“帅”。每每输棋,不免失去兴致,我们顽皮地躺在大人盘着的腿上,或攀上他们的肩头,他们从不责怪。屋外,雨滴打在树叶上,每落一滴,叶子便微微一颤,随即恢复原样。经风历雨的苹果,在岁月的磨砺中,越发成熟圆润。

祖母说,压点压饼给孩子们吃吧。窑洞里又掀起一阵欢腾。一眨眼的工夫,母亲已调好一锅玉米面糊糊,再舀一把花椒叶,切碎撒在里面。她把火烧旺,将压饼架架在火口上,用油布在鏊的夹层上擦几个来回,然后舀多半勺面糊,倒在夹层中心,握紧手柄,压合两个鏊片。食物的香味飘来,我们兄弟三人立刻拥进厨房,看着母亲不时翻动压饼鏊,动作连贯而娴熟。母亲让我把第一个压饼送给祖母,等我再返回厨房,弟弟们已经人手一个,正在挤眉弄眼地细嚼慢咽。我们挤在厨房里,你推我搡,一会儿面红耳赤,一会儿又勾肩搭背。母亲说,谁家没有孩子,怎么就光听见你们仨叫唤!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水珠滚过鲜红的苹果,雨滴落在院子里,敲在盖地窖的洋铁皮上,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。

多少年来,那咀嚼压饼时发出的脆亮悦耳的声音,时时在我耳边回响。雨天里的这次美食尝鲜,完全不



亚于一次饕餮大餐。于我而言,压饼不只是一种食物,更是一段岁月,其中饱含爱与温暖。许多年里,祖母与母亲正是靠着这节俭的生存智慧和达观的生活态度,维系着一家人的生计,支撑着我们兄弟三人如高粱拔节般的生长。

收获的季节如期而至。庞大的树冠上,红艳艳的国光苹果在墨绿色的枝叶映衬下,格外醒目。站在窑顶向下望,苹果树仿佛一支燃烧着的火炬,它耀眼而独特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院子,也照亮了我们年少的心。弟弟们站在树杈上,小心翼翼地摘苹果,我和母亲在下面举着篮子或伸手接住。父亲说,最顶上那个苹果要留着,不摘。苹果摘下来,铺在炕上。祖母挑一些个大的放在盆里,叫我们分送给长辈亲戚和左邻右舍。我们对此乐此不疲——这鲜红的果实是独属于我们的,拿得出手且优于别的玩伴的骄傲。

挑出来的好苹果放在窑掌的一个大瓮里,再摆上一碗清水,上面盖上手掌厚的石板。被鸟啄食过的、不小心磕碰的,则被我们分吃干净。之后,逢年过节、天阴下雨,祖母就会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苹果。我们舍不得一口气吃完,常常捧在手心,反复摩挲。那丰盈温润的手感、脆爽致密的果肉、微酸回甘的汁水,每每穿越时空,直沁肺腑。大半年里,整个窑洞、整个院子都浸在浓烈而纯粹的果香里。

秋风吹落最后一枚树叶的时候,雪也就跟着来了。大朵大朵的雪花挂在每一处繁密的枝桠上,苹果树就像一顶晶莹的大伞,给静谧的小院增添了几分温馨与梦幻。我们在树下扫出一块空地,撒上几颗玉米粒,支起一个筐箩,躲在门帘后面,握紧系在筐箩下短棒上绑着的细线,焦急而耐心地等着麻雀自投罗网——既为解决它们啄食苹果的“心头之恨”,也等着春回大地。

后来,我离开家,上初中、念师范,参加工作,去过很多地方,吃过各种苹果,却很少再像小时候那样抬头凝望过院子里的苹果树。那些在树下幼稚却幸福、简单却快乐的时光,终究一去不返了。再后来,苹果树被锯掉了,其他几棵果树也未能幸免。父亲说,那时要盖厨房,要砌院墙,还准备在院子里打一口水窖,况且苹果树结果一年比一年少……每次问起,父亲给出的理由不尽相同。母亲说,你们家现在用的案板,就是用那棵苹果树的树身做的,当年请人锯成木板,拼了三块案板。你们兄弟三人,一家一块。

从此,每次走进厨房,每次看见那块案板,我仿佛都能闻到一种味道,我终于明白,那是被花香、果香和泥土香浸润的童年的味道。它虽被时光打磨,却仍如水晶般澄澈!

生活散记

初春梦开

□史玉宝

一场细雨过后,去登狮脑山。

初春时节,乍暖还寒,气温也像过山车,低时在零度上下摇摆,高时亦在十度以下晃悠。俗语言“春捂秋冻”,这初春真是不得“捂”呀。本来觉得艳阳高照,心中一松懈,“捂”着的衣服刚减下件,寒冷便会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,接连几个喷嚏,算是善意的提醒。冬日积存的寒气,似乎不愿意一下子退去,要与这春的初暖打一场拉锯战,不知是互相争夺,还是彼此谦让,总要让一些日子历经气温的起伏。年年如此。

细雨之后,春阳之下,空气格外清爽,虽然仍夹着一丝凉意,但呼吸间已觉温润。深深吸一口气,便像收纳了山间酝酿的广阔与丰盈,快乐了全身的神经。这就是大自然无私的馈赠,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具象,也是抽点时间走出城市喧嚣的意义。脚下这条路,是登山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,虽然崎岖,甚至要登石攀岩,却总有人乐此不疲。为什么呢?为了那加速的心跳?为了那一身畅快的汗?还是为了攀登高峰的挑战?可能各人有各人的体会,但这条路上每天都有人走,有时候还有人们组队而行。一种习惯了的生活方式,确实不需要太多理由。

不经意间,看到身旁的灌木枝条泛出了新的颜色,是绛红色的。有的是从老枝上延伸出来一截,有的是从主干上新生长出来的。这就是春的讯息吧?是的,春天来了,新生命开始绽放了。这种绽放并非轰轰烈烈,也非铺天盖地,而是悄无声息、深藏不露的,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的改变。停下脚步,弯下腰细细地观察,这枝条细嫩而倔强,勇敢地挺立着。这绛红的颜色是羞涩的表达吗?应该不是。它正把自己呈现在阳光之下,袒露着所有,直面着这个世界。大概是因为激动吧。因为新生,因为它将要成为一抹风景,因为这个崭新的环境,让它全身的血脉都愤张着,宛如一个初春的梦。新枝上不规则地挂满了红色的嫩芽,可千万别认为那是花蕾啊,那是几日后就要舒展的、娇嫩的叶。人们喜欢秋日漫山的红叶,那是生命蓬勃的景象,也是一季隆重的告别。可有多少人会想到,这初生的叶子,竟也会是红色的呢?这点点的红,虽然生机盎然,却是那么娇小,娇小到容易被匆匆的目光错过。

春天真的来了吗?我开始用心去捕捉每一处新生的迹象。果然,在一片枯枝残叶处,看到了山花的绽放——山梨花。山梨别名秋子梨、花盖梨,为蔷薇科梨属植物。在华北地区,它属于较早开花的植物。这几株山梨树隐身于灌木丛中,若不是这早春二月的花,一定不会引起人们注意。山梨树的花绽放了一小半,更多的还是小小的花蕾。俯身亲近,花朵有清香,花蕾似含情,形成一个浪漫的意象,像在诉说冬日的蛰伏和春天的梦想,感悟着时间的荏苒和生命的轮回。美,虽然拦不住时间,挽不回生命,却足以芬芳一个季节,照亮一片天空。不远处又看见了一处山桃花。与山梨花不同,山桃花才刚刚吐出花蕾,花蕾的尖尖处有一点淡红,圆润的身子透着亮白,就像人们用白面蒸制出来的微型寿桃,十分喜人。这不像迟到,更像一份宁静的呈现、一份默默的祝福。既然人们喜欢寿桃,它便把最初的模样生长成这样,把美好的祝愿献给这些盼望春天、热爱生命的人。万物通情,面对这般景致,你怎能不信?

一场春雪,跟着又是几天连绵细雨,这山石之间和背阴之处还有些泥泞,那是黏土夜晚冻结、白天消融,如此反复形成的。脚下的登山靴起了作用,否则这样湿滑的路还真不好走。咱这地方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,年降水量一般在四五百毫米,常有干旱天气,尤其是春季,所以说“春雨贵如油”。但今年开春,雨水倒是充沛。老话讲:“牛马年,好种田,就怕鸡猴那二年。”牛和马是农民的好帮手,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劳动力,有了它们,田里的事就不愁,收成也有了盼头。这也是农民对庄稼丰收的一种希冀吧。今年正逢马年,开春便是“好雨知时节”,这种希冀便平添了几分实在。土地被春雨润泽,等到“谷雨前后,安瓜点豆”,顺应了农时,便是丰收的好开头。踏在这湿润的黄土路上,遥想谷穗的丰盈、玉米的饱满和瓜果的飘香,那番景象,如一幅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正如这山梨花的娇艳绽放,山桃花的苞蕾含蓄,生命因为向往着春天,呈现着美丽,有了梦想,才这般生动,这般秀美,这般引人驻足。把生命的意义写在这静悄悄的过程里,正如那场细雨,轻轻地来,静静地去,并没有轰轰烈烈,也没有隆重张扬,润物无声,把丰收的指望种进土地,让万物滋养生长——功绩从来都是主体对他体的传导,不在自身,无关自己。春天来了,一冬的梦开始了生命的萌动,逐渐蓬勃起来。

